

洗硯新錄
蓉塘記聞
抱璞簡記

瓠里子筆談
投甕隨筆



抱
璞
簡
記

姜
南
纂

中
華
書
局

叢書集成初編

洗硯新錄（及其他四種）

中華書局出版發行

（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）

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

一九九一年北京第一版

開本：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三十二分之一

統一書號：ISBN7-101-00894-1/K·367

抱璞簡記

此據藝海珠塵本
排印初編各叢書
僅有此本

抱璞簡記

明 姜 南纂

容直

宋魯宗道爲正言。言事違忤。真宗稍忌之。宗道一日自訟於上前曰。臣在諫列。言事乃臣之職。陛下以數而忌之。豈非有納諫之虛名。俾臣負素餐之辱矣。臣切愧之。謹願罷去。上喜其忠懇。勉而遣之。他日追念其言。御筆題殿壁曰。魯直。吁。真宗可謂盛德之主矣。直而容之。久而思之。非盛德而能若是乎。求之前代。其漢文帝乎。

韓通瘞骨

五代韓通少應募。以勇力聞。累官侍衛親軍副都指揮使。周顯德二年。河北大兵之後。遺骸滿野。通悉令收瘞。爲萬人冢。命記室賈湘刻石紀其事。立於無極縣。觀此則通之大節顯著者固然也。彼王全斌曹翰能辦此乎。

龍溪四六

宋四六以汪龍溪彥章爲出類。建炎卽位詔。是其筆也。又見賀呂成公頤浩初大拜啓。有云。方羣臣憂杞國之天。靡遑朝夕。乃兩手取虞淵之日。重整乾坤。語亦莊麗。

道兄官弟

子同年劉世光。作教泰州。士子有從陽明之學者。彼此以道兄相呼。而州人王貢。分教嶧縣。其兄嘗名呼貢。貢謂其兄曰。吾已有官。不可呼名。當以官弟稱之。世光謂子道兄官弟。豈非一切對。時有廣西上凍州同知。濟南劉君紀在坐。亦言凍州土官知州趙元恩年幼。其母與太平陸監生相通。元恩常以契父稱之。而土人稱土官之妻曰官娘。契父官娘。亦可作對。皆新聞也。可哂可哂。

榴花詩

白樂天榴花詩有云。山榴花似結紅巾。容顏新妍不占春。其語蓋出於隋孔紹安榴花詩。紹安詩云。只爲來時晚。開花不及春。按紹安大業末。爲監察御史。時唐高祖爲隋討賊於河東。詔紹安監高祖之軍。深見接遇。及高祖受禪。紹安自洛陽間行來奔。高祖見之甚悅。拜內史舍人。時夏侯端亦嘗爲御史。監高祖軍。先歸朝。官祕書監。紹安因侍宴應詔。詠石榴曰。祇爲來時晚。開花不及春。時人稱之。吁。王則工矣。其如立身之大節何。

花信風

二十四番花信風者。蓋自冬至後。三候爲小寒。十二月節氣。月建在丑。地之氣闢於丑。天之氣會於子。日月之運同在元枵。而臨黃鍾之位。黃鍾爲萬物之祖。是故十一月。天氣運於丑。地氣臨於子。陽律而施於上。古之人所以爲造歷之端。十二月。天氣運於子。地氣臨於丑。陰呂而應於下。古之人所以爲候氣之端。是以有二十四番花信風之語也。五行始於木。四時始於春。木之發榮於春。必於水土。水土之交在於丑。

隨地闢而肇見焉。昭矣析而言之。一月二氣六候。自小寒至穀雨。凡四月八氣。二十四候。每候五日。以一花之風信應之。世所略言曰。始于梅花終于楝花也。詳而言之。小寒之一候梅花。二候山茶。三候水仙。大寒之一候瑞香。二候蘭花。三候山礬。立春一候迎春。二候櫻桃。三候望春。雨水一候菜花。二候杏花。三候李花。驚蟄一候桃花。二候棣棠。三候薔薇。春分一候海棠。二候梨花。三候木蘭。清明一候桐花。二候麥花。三候柳花。穀雨一候牡丹。二候茶蘼。三候楝花。楝花竟則立夏矣。

耳邊風

諺云耳邊風。按杜荀鶴題兜率寺閉上人院詩云。百歲有涯頭上雪。萬般無染耳邊風。用之亦不覺爲俗耳。

羽林行

唐王建作羽林行云。長安惡少出名字。樓下刦商樓上醉。天明下直明光宮。散入五陵松柏中。百回殺人身合死。赦書尚有收城功。九衢一日消息定。鄉吏籍中重改姓。出來依舊屬羽林。立在殿前射飛禽。觀此詩。則李唐中葉。無復有法守矣。天子輦轂之下。軍士之驕。有司之慢如此。則藩鎮之不用命。宜哉。其不可國也明矣。

詩能言旅況

崔塗除夜有感云。迢遞三巴路。羈危萬里身。亂山殘雪夜。孤燭異鄉人。漸與骨肉遠。轉於奴僕親。那堪正

飄泊明日歲華新。鄭谷蜀城春望云。天涯憔悴身。一望一沾巾。在處有芳草。滿城無故人。懷才皆得路。失計獨傷春。青鏡不忍照。鬢毛應更新。崔之後聯。鄭之前聯。二詩可謂委曲形容旅況中之滋味者。非富貴安逸。不出戶庭者。口中所能道。

詩有規戒

唐劉德仁有送友人下第歸覲詩云。君此下行日。高堂應夢歸。莫將和氏淚。滴著老萊衣。嶽雨連河細。田禽出麥飛。到家調膳後。吟好送斜暉。此詩深有規戒之意。與泛然送行。專詠情景者遠矣。

寫詞述懷

扶風馬大夫作詞述懷。聲寄滿庭芳云。雪點疎髯。霜侵衰鬢。去年猶勝今年。一迴老矣。堪歎又堪憐。思昔青春美景。無非是月下花前。誰知道。金章紫綬。多少事。憂煎。侵晨騎馬出。風初暴橫。雨又淒然。想山翁野叟。正爾高眠。更有紅塵赤日。也不到松下林邊。如何好。吳淞江上。開了釣漁船。大夫名晉。字孟昭。晉仕國初。東吳人也。

始終不異

成化七年九月二十日。南京吏部尚書致仕蕭山魏公驥卒。年九十有八。是歲八月二十八日。憲宗皇帝。以公齒德俱邵。遣行人張和。齎敕存問。曰。卿以醇篤之資。正大之學。歷事累朝。官登八座。歸安田里。壽屆百齡。進退從容。體履康裕。緬惟風采。嘉歎不忘。茲特遣行人。齎敕存問。并賜羊酒。仍令所司。月給食米三

石優瞻終身。卿宜倍加調攝。益隆壽祉。佇聞議論。用慰渴思。卿其體朕至懷。及九月甲申。公覺神思少怠。不肯治藥物。但曰一息尚存。此志不容少懈。即檢平日四方士大夫卷冊。索題識者。次第書之。俾還其人。復書遺命。屬其子完。曰。倘至瞑日。朝廷或有恩恤之典。宜辭之。越四日戊子。賦詩寫字如常。己丑晨起。鹽漱就枕。曰。吾平生不作欺心事。一點靈光直上行。及目將瞑。男女哭踊。復起坐。舉手加額。曰。無以報朝廷。無以報朝廷。遂卒。卒之前一夕。有大星隕于里。人王政庭中。光燭閭巷。明年正月。計聞上悼惜。遣官諭祭。爲營葬事。壬辰夏。完赴闕。以公遺言懇辭營葬。上從之。復以蕭山知縣李鞏言。賜諡文靖。

鐵胎銀

今世之造假銀者。或以鐵。或以銅。或以鉛錫爲質。外裹以銀皮。不復辨其僞也。按五代史。慕容彥超爲秦寧節度使。好聚斂。在鎮嘗置庫質錢。有奸民爲僞銀以質者。主吏久之乃覺。彥超陰教主吏。夜穴庫垣。盡徙其金帛於佗所。而以盜告。彥超即勝於市。使民自占所質以償之。民皆爭以所質物自言。已而得質僞銀者。真之深室。使教十餘人。日夜爲之。皆鐵爲質。而包以銀。號鐵胎銀。其被圍也。勉其城守者曰。吾有銀數千錠。悉當以賜汝。軍士私相謂曰。此鐵胎銀爾。復何用哉。皆不爲之用。城破。夫妻投井死。周太祖滅其族。

唐鑑銘

韓冠徐延之云。古鍾鼎彝收盤孟卮鬲。其款識文多古鳥迹蝌蚪。書法簡古。人多不能識。獨唐瑩質鑑背

銘篆文明易。蓋唐故物也。其詞亦平易。銘云。鍊形神治。鑒質良工。如珠出匣。似月停空。常眉寫翠。對臉傳紅。光含晉殿。影照秦宮。鐫書玉篆。永鏤青銅。凡四十字。學齋佔畢。亦載此鑑銘。纔八句。予已錄之。此銘校之佔畢所載。不但多二句。其詞義尤勝云。

守令以愛民爲心

邑令乃字民之官。關係攸重。魯論一書。吾天子獨丁寧於爲宰爲令之戒。而他職不與焉。實以得百里之地而君之。乃斯民休戚之寄。故曰可以寄百里之命。然必在乎爲之牧守者。充聖門之意。及聖人之心。申飭而勞勉之。具寬恤通情以待之。其不我從而厲民者。必汰斥之。則民勞可小康矣。余嘗觀朱文公語錄所載一事云。至說王十朋詹事守泉州。初到任。會七邑宰勸酒。歷告以愛民之意。出一絕以示之。曰。九重天子愛民深。令尹宜懷惻隱心。今日黃堂一盃酒。使君端爲庶民斟。邑宰皆爲感動。余因歎王梅溪固自得聖門勉邑宰之遺意。而朱徽國文公表而出之。以爲儒生作牧之式。民之幸也。其後真西山先生希元。帥牧潭州。會長沙十二縣宰。有詩云。從來守令與斯民。都是同胞一體親。豈有脂膏供爾祿。不思痛癢切吾身。此邦祇似唐時古。我輩當如漢吏循。今日湘潭一卮酒。直須散作十分春。及帥福唐。又有會三山十二宰。古風一長篇。甚惻怛。近年王質齋去非。守平江。會兩倅六邑宰。詩曰。守令張官本爲民。恫癢無異切吾身。但令六縣皆朱邑。何必黃堂有信臣。山里要須興孝弟。閭閻謹勿致嘖呻。與君共舉一杯酒。化作人家點點春。及移鎮宣城。又有飲諸縣宰詩。二賢同本與梅溪微意。同一世名德。足以發動貪酷之吏。而

視其魄。然予嘗觀唐呂溫知衡州。送毛令絕句曰。布帛精粗任土宜。疲人纔紆每先期。今朝臨別無他祝。雖是蒲鞭也莫施。則知王梅溪又體此意而推廣之也。呂溫在八司馬之流。何足道哉。而愛民之心。乃能如此。則今之爲太守者。不恤縣令虐取厲民於諸邑。惟視其督課之多寡。以爲殿最。烏乎。之人也。不寧爲孔聖及朱子之罪人也。而督梅溪西山實齋之罪人也。抑又可惜。而爲三君子之罪人。乃呂司馬之罪人也。可不深嗟。而甚疾之耶。余將指梓部六年。常跋視民如傷四字。每銓量本部知縣。卽與一本。蓋推廣明道先生之語也。無問其知行之篤。然刊諸石以上者。獨江安馮宰。大足先宰。蓬溪吳宰三人而已。吳宰又爲一跋於其下。詞旨甚佳。予怪其右列。細訪之。乃其館客令狐叔子之作也。然吳宰之政。民甚安之。至有頌其德政。而相率詣本臺借留者。又嘆儒冠之反不如鵬冠若也。此眉山史繩祖之錄也。夫守令親民官也。國家之制。察之以六條。儆之以戒石。豐之以俸祿之養。待之以不次之擢。欲其惠養元元也。使其君子耶。則念聖賢之訓。守朝廷之制。而留心撫字。使其小人耶。則縱恣貪酷。惟欲之營。刑憲且不顧。而何能守聖賢之訓哉。讀此未嘗不三歎也。

神宗論羌虜

宋神宗嘗因便殿與二三大臣論事。已而言曰。嘗思唐明皇晚年。侈心一搖。其爲禍有不勝言者。本朝無前代離宮別館。游豫奢侈。非特不爲。亦不暇爲也。蓋北有狂虜。西有點羌。朝廷汲汲。左枝右梧。未嘗一日不念之二虜之勢。所以難制者。有城國。有行國。古之夷狄。能行而已。今兼中國之所有矣。比之漢唐。最爲

強盛大臣皆言陛下聖慮及此二虜不足撲滅矣。上曰：安有撲滅之理？但用此以爲外懼，則可觀此言則勤兵遠略，非帝之本心也。而開邊生事，黷武虐民，皆邀功之臣啓之也。其罪可勝言哉。

試畫工形容時題

螢雪叢說云：徽宗政和中，建設畫學，用太學法，補試四方畫工。以古人詩句命題，不知掄選幾許人也。嘗試竹鎖橋邊賣酒人家，皆以形容無不向酒家上著工夫。惟一善畫者，但於橋頭竹外掛一酒帘，書酒字而已。便見得酒家在竹內也。又試踏花歸去馬蹄香，不可得而形容，何以見得親切？有一名畫克盡其妙，但掃數蝴蝶飛逐馬後而已，便表得馬蹄香出也。果皆中魁選。夫以畫學之取人，取其意思超跋者爲上，亦猶科舉之取士，取其文才角出者爲優。二者之試，雖下筆有所不同，而於得失之際，只較智與不智而已。

點絳脣

畧存齋宗吉題

點絳脣。題菊作點絳脣，極韞藉，令人悅妙。其詞云：花裏中黃，挺然獨立，風霜表。冒寒開了，占得秋多少。止是重陽蝶亂蜂兒遠，歸田早。爲誰傾倒？有個柴桑老。菊莊劉隱君士於南屏葉文甫家。九月見梅賦小詞，亦點絳脣云：菊老容殘，小園暮地，開清馥。陰消陽復，的皪花如玉。結實調羹，早獻黃金屋。甘幽獨，要知心腹，除是松和竹。是可與聯鑣者矣。又見眉庵楊孟載基咏鶯，亦有點絳脣云：何處飛來柳，稍一點黃金。小弄晴催曉，喉舌如簧巧。春夢須臾，正繞江南道。空相惱，被他驚覺，綠遍池塘草。尤纖麗圓。

融可愛。元滕翰林^玉詠墨本水仙花。點絳脣。更一氣流出。詞云。縞袂啼香。爲誰一滴春心碎。淡黃深翠。不似當時態。東洛縑塵。依舊交情耐。空憔悴。玉人何在。細雨疎烟外。然皆本宋和靖林處士^逋春草詞意來。林詞亦點絳脣也。金谷年年。亂生春樹。誰爲主。餘花落處。滿地和烟雨。又是離歌一闋長亭暮。王孫去。萋萋無數。南北東西路。

王端毅公奏疏

成化二十一年。刑部主事林公俊。後府經歷張公黻。皆以言事切直得罪。三原王端毅公恕。時爲南京兵部尙書。復上疏云。臣荷國厚恩。庸劣無補。惟願聖德尊顯。天下又安。俾臣等俯仰於無事之天。沒齒於太平之日。爲幸大矣。邇聞刑部主事林俊。上章陳言。忠誠激烈。詞氣過直。干冒天威。謫官遠方。後府經歷張黻。爲林俊陳情。亦蒙舉問。臣當以林俊等爲戒。括囊全身。今復昧死而言者。非納交於林俊等。爲其游說也。實爲國家慮耳。方今之時。外而邊陲。黠虜跳梁。軍士暴露。內而郡縣。旱荒太甚。民飢而死。此誠陛下憂勤惕厲。詢謀羣策。極力救濟。以收人心之時。奈何興土木之役。爲佛氏之居。蓋聞僧伽之言。張大佛法之功。予以尊之崇之。資其利益。以福斯民。而延國祚也。殊不知三代以前。無有佛法。而帝王歷數。率皆綿遠。三代以後。崇信佛法。而帝王運祚。未聞過之。以此觀之。佛法之無益於世也明矣。其爲不足信也審矣。且天地生成萬物。祖宗創業垂統。孔子明道立教。其功其德。豈佛氏所能彷彿其萬一。然而京城止設一壇祀天地。內府止設一太廟祀祖宗。京師以及天下郡邑。亦各止設一文廟祀孔子。就使佛法有靈。其功德

可比降于天地祖宗孔子。其佛寺亦不宜多於天地祖宗孔子之壇廟也。今都城內外佛寺不知幾千百處。茲又欲建營佛寺於皇城之側。遷徙軍民。多百餘家。計費帑藏銀數十萬兩。似爲過之。然安土重遷。人情也。今一旦拆人房屋。徙之於他處。欲人心安得乎。帑藏銀兩。所以備兵荒也。今乃以爲建寺之資。使民飛輓於道路。轉死於溝壑。欲人心悅得乎。人皆知此事之非宜。而不言。獨林俊言之者。是林俊能盡忠於陛下。而不顧身家也。人皆私議以爲林俊之言是。亦無一人公言於朝。獨張獻言之者。是張獻亦能盡忠。欲陛下納諫。旌直以隆治道。亦可嘉也。今皆不知省而悉置之。此臣之所未喻也。臣恐由是人皆以言爲諱。設有讒佞之害政。奸邪之誤國。誰復言之。陛下何由知之。又造宮殿。爲梁爲棟。大楠木。南京各廠已無一根。近來修孝陵明樓。差官前去四川。徧歷山谷。尋採五年。僅得五根。數內堪中者少。不堪者多。起動數千人。夫止搜一根。到於水次。餘者尙未出山。此等大木。誠爲難得。不知在京各廠。堪作大梁大柱楠木。幾多。可勾幾座宮殿之用。誠不可不愛惜以備用也。陛下仁如帝堯。孝如大舜。自踐祚以來。不畋獵。不游幸。未嘗妄興一旅之師。亦未嘗妄戮一無辜之人。誠不世出之明主。大有爲之聖君也。不意偶然有此。蓋未之思耳。此臣所以日夜懷慮。而不能已於言也。伏乞聖慈。收雷霆之怒。解恢恢之網。復林俊等之職。慰天下之望。暫停建寺之役。專理兵刑之政。如此。庶幾四夷向化。九有歸心。宗社可以鞏固。天命可以永保矣。疏奏。上納其言。斥繼曉。停建寺。復林俊等官。蓋十一月十九日也。是歲正月元旦。有星變。越三日。上以星變求言。敕諭云。茲者上天垂戒。災異迭見。去歲暮并。今正旦。星變有聲如雷。朕甚警懼。惟天道與人事

相爲流通。必人事乖違。斯天道不順。文武百官。皆與朕共天職者爾。而五府六部都察院大理寺通政司堂上官六科十三道官。付託尤重。凡一應弊政。及有利於國家生民之事。其各指實陳奏。無或顧忌。朕當采而行之。用回天意。故諭時有禮部進士敖毓元上疏。以爲臣聞君天下者。不患上天之有變。惟患於有變之不警。不患於有變之不警。惟患於警變之不誠。臣請借前籌以明之。飛雉雠鼎。昔在中宗。非無變也。然遂以之而中興。旱魃爲虐。昔在周宣。非無變也。然亦以之而中興。此無他。蓋由二君恐懼修省。出於至誠。故卒能回變而爲祥。易災而爲福。易曰。亡者保其存者也。亂者有其治者也。斯言益可驗矣。但後世之君。或有變而不能警。或警變而不誠。及至潰裂四出。災害並至。不可救藥。則又諉之於天數。其自誣益甚矣。恭惟陛下。下於今月初三日。以元旦日。四星隕如雷。敕文武百官。各舉弊政。無或顧忌。且曰。必人事乖違。斯天道不順。大哉。皇言乎。至哉。皇心乎。誠可謂達天人之理。而知所以恐懼修省之要矣。誠行之以誠。尙何不能回天變。以爲天休。而與商宗周宣。俾德媲美哉。夫唯至誠。可以動天。臣恐陛下所咎自新之言。未必盡出於至誠也。臣昧死。先言陛下所以修省之未誠。而後及所以致變之由。與夫所以引變之道。臣伏觀前史所載。星之爲變不一。然未有有聲。而在日。在春王之正月。在正月之元旦者。蓋正月爲一歲之始。元旦尤正月之始。斯時斯際。正王者之政令。除舊更新之時也。然去歲地震。旣以正月之二日。今歲星隕。又以正月之元日。誠前史之所未載。前古之所未有。而爲莫大之至變矣。夫有莫大之至變。宜加莫大之警省。不爲文飾。一以至誠。斯庶可矣。陛下今日之修省。誠果至盡乎。羣臣罷宴似矣。何於大臣。旋有綵段。

之賜。不知陛下爲此。是果賞之乎。則臣未聞職居大臣。與天子共理天下。翻以天變而見賞者。抑果愧之乎。則今日天變。正君臣上下交相警懼之秋。陛下諒知引咎自歸。必不專以此爲臣下愧矣。無乃陛下之私人。間有恐其發己之奸惡。暴己之罪名。故假託他詞。蠱惑聖心。以此箝大臣之口。如王旦美珠之賜者耳。雖然大臣恬然受之。不以爲意。亦可歎矣。以此修省。似非至誠之道也。佛寺罷建似矣。何乃僧道神佛繪像之賜。聖意豈謂崇奉二教。足以冀其神靈。以弭天變乎。殊不知繪像之與寺宇。功程孰大。費用孰多。崇奉孰至。前日寺宇之建。尙不足以保天之不變。曾爲今日繪像之賜。又足以格天於既變哉。矧彼二教游手游食。無父無君。悖理滅天。使天而有口。則必詈之矣。使天而有手。則必擊之矣。豈可崇奉以重天之怒哉。甚至御寶者。天寶也。御贊者。天語也。陛下又且加之於觀音繪像之上。彼之承賜者。又且炫耀於通街大衢。以爲布施之資。使市井小兒。皆得手指天寶。口戲天語。甚爲瀆天。以此修省。似昧至誠之道矣。去歲林俊張獻以直言去國。陛下悟其直。而復其爵。於理誠當而公矣。然而所言之人。猶偃然居位如故。而彼二人者。顧乃遠置於南京。是亦疑有追仇盡言之恨。保暱奸回之意。於私或難免矣。一念之間。公私交戰。至誠之道。似不如此。夫陛下當天變之時。警省之初。意猶未能盡出於誠。則天下之人。寧不疑今日之敕諭。徒爲虛飾哉。若夫致變之由。雖因人事之失。然今天下大勢。如人重病。內自五臟。外達四肢。無不受病。其失未可枚舉。抑亦以陛下之求言如是。廟堂科道。必有能言之者。臣惟四事所急。於治亂安危之幾。所大當警懼而修省者。爲陛下詳陳之。大臣者。朝廷之股肱。陛下所宜考慎其人。朝夕親近。以商確治體。

者也。邇年以來。選擇之際。多出於左右之私。而不本於輿論之公。剛大正直者。或遺棄於外。疲懦軟熟者。或置之於位。名雖廁於其間。實則漫無可否。甚至以阿諛取容爲巧術。以模稜依違爲奇計。以故天下大柄。歸於內臣之掌握。致使其勢焰薰灼。傾動一時。在內則招立權勢。以累聖政。在外則獵求州縣。以困民生。陛下方且庇之。以爲我之私人。此內臣之權。所以日重。大臣之權。所以日輕。然重者。既挾其所重。以恣其城狐社鼠之威。輕者。又借力於所重。以爲蠅營狗苟之謀。則夫今日政事之隱。紀綱之紊。是皆大臣失職之所致也。臺諫者。朝廷之耳目。陛下所當遴選其人。以補拾遺遺。糾劾奸邪者也。邇年以來。選擇之際。皆取其軀體之魁梧。丰姿之俊偉。略不問其才識之如何。夫惟選卒伍者。以強壯爲尙。然則臺諫。豈卒伍之地。言職。豈執戈之役哉。古云。千里一賢。猶並肩而立。百里一聖。猶旋踵而至。是蓋謂人才之難得也。今陛下始而選之。既不精。及其去之。又太甚。是以有限之才。應無窮之去。尙何望得實才之用哉。既而去之。又不見補。致使臺諫之位。十有五虛。是豈盛世之美事耶。此蓋由前者。陛下所行所處。不能盡合於規矩。惟恐諫員充實。則有暇以議吾之非。正直見用。則敢言以妨吾之便耳。老佛者。所以惑世誣民。害吾正道。所當去者也。何陛下邇年以來。敬之如天地。信之如筮龜。陛下所以敬信之者。將欲賴之以垂佑生靈歟。然而驗之於今。則黃冠緇流。終年祈雨。翻以致旱。將欲賴之以延壽聖躬歟。然而稽之於古。則梁武宋徽。傾心崇奉。卒以賈禍。此其不足信之明驗也。況今之所謂道家者。實本張天師之誣教。而探摭老子虛言之說。以文其深。摘取方士延年之術。以神其利。是皆僞妄欺誑者耳。若彼佛氏輪迴果報之說。恆河劫界。